

吴士余 ● 主编



〔美〕拉里·麦克默屈里著

斯未人编译

母女情深



小说同名电影在
1990年奥斯卡电影节上获奖。该片
在上映前，曾获得过两次，最佳片
奖，最佳导演奖，最佳摄影奖。

●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

金像奖小说丛书

● 奥斯卡金像奖小说丛书

AOSIKA

母女情深

吴士余 ● 主编

〔美〕 拉里·麦克默里著

斯木人编译

小说同名电影

1983年度奥斯卡最佳影片、最佳

女主角奖、最佳男配角奖、最佳导

演奖、最佳改编剧本奖等五项。

● 北岳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韩铁马

母女情深

〔美〕拉里·麦克默屈里 著

斯未人 编译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（太原解放路46号楼）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960 1/32 印张：6.125 字数：111千字

1990年1月第2版 1990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700册

*

ISBN 7—5378—0207—6

I·204 定价：2.50元

《奥斯卡金像奖小说丛书》序

产。

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，中国的青年读者未能有悦目观赏的机会，我们只得借助小说原著这个媒介，以遂大众欣赏之愿。于是，《奥斯卡金像奖小说丛书》也就应运而生了。

丛书祈望通过小说原著的翻译介绍，为中国读者打开了解奥斯卡金像奖作品的窗口。所不同的，只是文学语言取代了银幕视象。虽说，电影编导者已作了新的创造，但它的主题和社会价值基本上是趋同一致的。读者借助小说原著的阅读和理解，不仅可加深对奥斯卡金像奖艺术宗旨的认识，还可取得银幕视象不可替代的鉴赏的愉悦感。

作为一种普及文化，丛书将面向社会、面向青年，因此，它自然也要标榜“大众化”了。青年朋友常常希望在文学艺术世界的神游中开拓视野，了解当代世界和人生，这无疑是一种应顺潮流的现代意识。丛书编辑构想的着落点也是如此。编者尽量选择近几年的新作，给读者一种贴近时代和现实的新鲜感，及时领略当代世界的现状，不同民族的人生命运，社会心理的演变，以

及文化思潮的趋势。但要声明一点，虽然是丛书，却要受青年读者的鉴赏要求与出版现有条件的限制，难以概全、求系统；我们的初衷只是让读者通过丛书来了解当代世界的社会一角、人生一隅，从中领悟一些生活的哲理，拓深些文化意识的认知，启迪对人类未来的思考。

当然，思考需要有自己的立足点和思想落点。东西文化有沟通的必要，但也不能抹杀其社会与民族的差异。收入丛书的作品，对社会、人生、婚姻、战争的思考，常常基于超阶级的人性与人道主义，或是存在主义的哲学意识，由此，表现了一种对人生危机、社会异化的困惑，找不到出路，或者沉溺于厌世、宿命的悲叹，或者陷入不可知的神秘中。对这些消极的人生意识，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，切莫盲目引进，奉若神明。

如今是信息时代，时间是最可宝贵的。小说原著大都是洋洋三、四十万言的巨著，青年朋友难免要望书兴叹。为此，丛书在保留原著风格和情节完整的前提下，去芜除枝，撷取原著之精萃，编成八至十万言一册的精华本，以最经济的时间支出换取最大的信息量和美感享受。从某种意义上

说，这也算是形式上的大众化了。

缩译奥斯卡金像奖小说原著，可以说是一次新的尝试，其社会效果还有待读者的批评和鉴定。不过，编者很有信心，这套丛书一定会走进青年朋友的书架，成为您们的知友。

第一部 艾玛的母亲

1962年。

奥罗拉·格林纳韦太太说：“她经常使我觉得自己有点荒谬，也许是这样，我才对她百般挑剔……”

1

“婚姻是否成功多半与女人有关，”奥罗拉·格林纳韦太太说。

“我看不见得，”艾玛连头也不抬一下，坐在客厅里整理着一堆刚洗干净的衣服。

奥罗拉觉得艾玛又变得满不在乎了。她知道，一本正经的表情并不适合艾玛。她，奥罗拉·格林纳韦太太，艾玛的母亲，也不是那种会做出与自己毫不相称的事情的人，除非是环境所迫。

奥罗拉的脸还算得上丰满，四十九年过去了，

在她看来这是充满着烦恼和失望的岁月。但是，她仍能经常使自己显露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。她的额骨很高，两只蓝眼睛时常闪耀着梦幻似的眼光。在艾玛看来，这不过是一种空洞的满足。

“我看你那堆衣服没有一件是象样的。”奥罗拉流露出一种微微高傲的鄙视。

“不错，一件也没有。不过，它不必使我赤身露体了。”艾玛不客气地回敬道。

奥罗拉把手指放在一杯喝剩的茶里，把里面还未融化的冰块拿出来吸着，一边冷眼看着女儿整理衣服。要让艾玛产生负罪感可不是一件容易事，但这是母亲应尽的职责，她也算得上是个津津有味的执行者。

“我知道你有许多美妙的词汇，”她说，嘴里的冰块已经融化了，“不过，你不必在裸体这个题目上浪费时间。你也知道，我已经守寡三年了，我不希望别人提出这类事情。”

“那太荒谬了，”艾玛边说，边在衣服堆里翻搅着，又有几只袜子配不成对，她心烦意乱地又数了一遍。

“你变得满不在乎了，”奥罗拉说，“你对

外表漠不关心，瞧瞧，你的上衣多难看！”她指着艾玛身上穿的一件牛仔裤和她丈夫的套衫，“这不该是我女儿穿的，选择高雅的衣服是女人的责任。”

“嘿，是否高雅我可不敢说，不管怎样，你的女性问题该怎么解决？”

“住口！别说这了”。奥罗拉愤怒地坐直了身体，弄得旧沙发椅嘎嘎直响。

“哦，上帝！你说过要去找医生的，我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，你不要毁掉我的沙发。”

“你不该提这个问题，”奥罗拉真的气恼了，她的下嘴唇颤抖着。近来只要提到性，她就觉得不舒服，仿佛她的一生都错了。真的，她不喜欢这种感觉。“我没病，一点儿也没。”她举起杯子说，“不过，我很想再来杯冰茶。”

艾玛叹了口气，接过杯子离开了客厅。

奥罗拉又躺在沙发上了，几乎是很忧郁的。她觉得心情低落的一天又到来了，仿佛是女儿处处与她作对。艾玛端了杯冰茶进来，在杯子里加了一片薄荷，还有一盘带黄樟香味的糖果，这都是奥罗拉喜欢的。

“你可真体贴，”奥罗拉懒散地捡了块糖。

艾玛笑了笑。她知道母亲的症状，一个孤独寡妇的歇斯底里症差一点要发作了。

奥罗拉克服了一时而来的低潮，又恢复了愉快的懒散。她打量着房间的四周，看看有什么其他事可以批评的。

“我希望你能节食，让身材苗条些。”

“我不想节食，我好象是怀孕了。”

“什么！”奥罗拉盯着艾玛。她刚喝了口冰茶，差点儿咽住了。

“艾玛，”她叫了起来。正当她觉得舒服的时候，人生又给了她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。她跳了起来，就象被钉子扎了一下，又重重地跌倒在沙发里，茶托也被打碎了。

“哦，我的上帝！”奥罗拉双手紧紧捂着肚子。

“怎么啦，妈妈？”她看到母亲一副受到打击的模样，血直往她的脑门上冲，呼吸急促，几乎透不过气了。

“对你当然是好事，亲爱的。”奥罗拉觉得可怕，这真是一个揪心的震惊。不，不应该这样，这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呢？她痛苦地扭着身体

坐了起来，打开长裙的领口，希望能透一透气。

“妈妈，你别这样，我不过是怀孕嘛。”艾玛对母亲的发作感到很生气。

“你…太不小心了…”她说不出话来，用手背敲着额头。她生长在一个业余戏剧兴盛的年代，学到了一套悲剧姿势。“我恨你，我恨你，你不是一个体贴的女儿，从来不是，以后也不是！”奥罗拉完全失去了理智。

“我怎么了？”艾玛哭了起来，“我为什么不能怀孕？我必竟是个结了婚的女人”。

奥罗拉挣扎地站起来，面对着女儿，企图表现出她从未有过的轻蔑：“你难道看不出我的生活还没稳定吗？现在我还能…能找什么人？哪个男人还会要当外祖母的女人？”

艾玛看见母亲的下巴在颤抖着，满脸的怒气，泪水渐渐涌了出来。她同情地伸出手臂，搂住了母亲的腰。

“走开，”奥罗拉恢复了自制力，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，挥着双手，做出使劲拍打的动作。她绝望地喊道：“这下所有追求我的男人都要

跑了！”

“好了……妈妈，没那么严重，”艾玛安慰她。

当艾玛好不容易让她呆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时，奥罗拉使出了最好的发泄办法：把自己摔在床上，放纵地哭了五分多钟。她那粉红色的袍子象船帆一样飘落下来，艾玛坐在她身边，不断地揉擦着她的背脊。奥罗拉终于停止了哭泣，她把头发往后拢了拢，说：“请拿面镜子给我，亲爱的。”

艾玛照着做了。奥罗拉坐起身，对着镜子若有所思地瞧了好一会，然后才转向艾玛。现在，她对自己刚才爆发的情绪感到羞愧。这一辈子总总有这种突发的情感，这次发作却是那样的不值得。她望着艾玛，但并不准备道歉。

“亲爱的，我是说你必须独立，不该慌慌张张地怀孕，你才二十二岁。”

“好了，别再说了，追求你的人不会跑掉的。”

奥罗拉又恢复了漫不经心的神态：“我可不在乎，我哭泣的真正理由，也许是出于妒忌。我一直希望多生几个小孩。喂，托马斯是不是马上要

回来了？”

“他该回来了。”艾玛说。

“那我该走了，马上。”奥罗拉的离去就与她的心情一样，突然而不可预料。艾玛跟着母亲走到门口。刚才下过一阵子雨，草地湿漉漉的，沿街草坪一片亮绿。

奥罗拉的凯迪拉克车就停在路边几码远的地方。在她眼里，这部汽车老得象个古董，坐车前她总要停下来欣赏一下它的线条。艾玛陪她绕着车子走了一圈，她瞧着自己的母亲，觉得她的曲线也似乎是古典的。

奥罗拉坐进车里，向窗外望去，看到艾玛默默地站在马路边，仿佛在等待什么。奥罗拉突然涌起一股冲动：她的女婿是个没有前途的东西，认识他有两年了，他的举止不但俗不可忍，而且对艾玛太不关心了。艾玛穿得太糟，又胖又穷。突然间，生活似乎失去了控制，一种莫名的情绪揪住了她的心，她觉得孤独。她老了，也不知道今后会有怎样的结局。她在恐惧中伸出双手，紧紧地抱着艾玛。一瞬间，她又清醒过来，她发现自己几乎把艾玛的半个身子从车窗外拉了

进来。

“哦，哦，”艾玛不时地呻吟着。

“怎么了？”奥罗拉问。

“不，没什么，”艾玛说，“我碰着了车顶。”她边说，边揉着头上碰痛的部位。

“喔，艾玛，我总能支撑下去的。”

奥罗拉的语气仿佛是在暗示，她对未来不再负责任了。眼前她是愉快的，如果未来的生活有什么不幸的话，那就不是她的错了。为了防止争论，奥罗拉赶急发动了引擎。“亲爱的，至少怀孕可以迫使你节食。有时间的话，你得把头发整理一下，或许可以染染发。老实说，艾玛，你光着头可能会好看些。”

“你少管闲事吧，我对自己的头发已经认命了。”

“当然，这是你的事，你太容易认命了。穿着那件套衫简单象个可怜虫，我希望你换掉，我是绝不容许自己向任何不愉快的东西妥协的。”

“再见，妈妈，”艾玛应付道。

奥罗拉并没听见。她握着方向盘，踩了下油门，轻轻地说了声：“小奥罗拉，”便急驶而

去。

象往常一样，在母亲来访之后，艾玛发现自己充满了敌意。不仅是对母亲，也包括对丈夫和自己。弗拉帕也该回来了，他该为自己、为艾玛辩护。有她母亲在，就绝对没有安静的时候。但是，一旦她离去，更无安宁可言了。她那些荒谬的言论老是在天空中盘旋，头发、节食、套衫、怀孕，不论当时她说过什么报复的话，事后总觉得让母亲走得太容易了，就象杀人不偿命一样。实际上，就算弗拉帕在场，也帮不了多少忙，他不会还击的，生怕在奥罗拉面前失去仅有的一点地位。

两分钟后，弗拉帕与他父亲一起出现了。艾玛仍然呆在那里。塞斯·柯德，弗拉帕的父亲一看到艾玛，就把擦得锃亮的普里茅斯车停在她身边。他伸手恰好能捏到艾玛的手。

“嗨，亲爱的。”他满脸笑容。可是，艾玛最痛恨这种用语。她想起有一次他竟忘形地用这几个字来招呼她母亲，还有那种机械的笑容，真令人讨厌。

“你买到船了？”她问。

塞斯没听见问话，仍然冲着她笑。他虽然年过六十，但耳聋得厉害。说实话，他早就不期望能听清别人的话了。他能做到的，是把笑容拉长些，或者拍拍对方肩膀，捏捏手臂，来表达他的感情。

艾玛不信任这种感情，因为其中少了些关心。她相信，即使她断了手臂，血淋淋地站在他的面前，他仍会说：“嗨，亲爱的，”然后笑容可掬地捏捏那只断了的臂膀。她母亲不喜欢他，只要一提到塞斯，母亲立刻会抽身离开的。

几分钟后，塞斯驾着车走了，艾玛与弗拉帕走上了人行道。艾玛没好气地说：“两年多了，他从来没注意过我，只有在我没给你准备干净衬衫时，才意识到我的存在。”

“别找麻烦了，我太累了，”弗拉帕说。

他看上去确实很累，长长的鼻子，削尖的下巴，还有一张下垂的嘴。奇怪的是，当初她就是被这张沮丧的脸吸引住的。他那种沮丧的神态是令人神往的，甚至有些诗意。认识才不过两天，艾玛就认为弗拉帕正是她所需要的男人。两